

中醫的異軍之聲

望明思故集

馬肇運

第二冊

作者贅語

這一冊，刊出了一些來中國醫藥學院後的文章，雖然事隔多年，但仍有一點可供參考的思想，所以列進這第二冊。

第一冊刊出之後，有不少的朋友，提出了很多問題，希望獲得更清晰的解答，因此略略「更動」了原來的順序。

有不少的年輕朋友，希望立即「看」到系統性的清晰描敘，筆者正在朝這方面著手與努力，但因中醫「原來的」的文字太蕪雜，借用一句古小說的話：「且容我慢慢道來」。

有些地方，並非故意「賣關子」，實因為，一種思想，在它的進程中，有時，實在需要一點「醞釀」與近代釋明。所以，這一冊，僅錄下「空架子」與「實架子」的一點分辨，以及從法律的鬥爭一觀念來泛論中醫的鬥爭性。借用康德的語意，解釋失去理論是「盲」的，理論失去實踐是「空」的，筆者多年警惕於「廉價的知識」，又警惕於動蕩不穩的「速成」，所以戰戰兢兢贅上這幾句話。

2004年4月1日

編者的話

本書最後一篇文章，標題「清流」，這也正是大家所公認的馬老師的寫照——清流。

曾接近過馬老師的人，大多高興認識了馬先生，在接近了馬先生後，都慶幸認識了馬老師。

特別一提，馬老師來學校服務的因緣，是鄭院長西谷先生（前中國醫藥學院院長）親自專程到彰化教育學院邀請，後來鄭院長更常親口說：馬先生，這個學校需要你這樣的老師。

三十多年來，老師在學校裏一直自謙是中醫的「旁聽生」，這第二冊，是從馬老師在中國醫藥學院發表過的三、四百篇短文中，篩選出來的，再加上空架子理論與實架子理論、法律的鬥爭最近兩篇。其中不少是20多年前已寫成的，但現在讀起來，仍新味、新意無窮，讓我們想起，「認真寫」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。

「馬話」一直是同學們對老師金玉良言的代稱，在校園裏很自然的成了「順口溜」，很多更深植學生心中，成為生命中的一盞「明燈」。例如：用腦，不

要煩惱。好，有好的壞處；壞，有壞的好處。便經常在學長（姊）、學弟（妹）間傳誦。

從聽說有「馬老師」這個人，便也同時聽到了「老馬」、「馬老」這些稱呼（中國人對「老」有特別的意思），後來也知道了，老師很年輕的時候，就被叫「老馬」，最親近的朋友會喜歡得談論「硬老馬」的硬。

家有一老，國有一寶，因為有一「老」，很多情況能得到了緩衝與協調，對於「寶」，更要珍惜，不要使其受委屈。

很多人常想「老馬」，是對「馬老師」思念，或是對「馬老師個人」感興趣，或是對「馬老師的思想」驚訝。本書搜集了馬老師有「代表性」的文章，讓大家有了看馬老師的文章的機會，從文章中，感應了馬老師的思想。

非常多校友，離開了學校已經很久了，但會常常想念馬老師。這，鞭策了編者，同時也是編這本書最主要的支持力的來源。最近老師常提示「意義的意義」（meaning's meaning）、「了解其了解」（understanding's understanding），從馮友蘭先生說過「思想思想底

思想」，老師教我們要「了解了解底了解」，希望大家看過本書後，也都能對馬老師有更多、更深的了解底了解。

本書的完成，除了老師提供原始稿件，也感謝林幸慧小姐、林文基先生的翻排編印，陳建霖醫師於加拿大進修也特別關注，還有學姊們、學長們與校友們的支持與鼓勵。

邱仲卿 2004年8月28日

望明思故集(二) 目錄

編次

1. 治學必須具備的幾個基本概念…………… 1-18
2. 傳統與現代…………… 19-23
3. 再釋傳統與現代…………… 24-27
4. 空架子理論與實架子理論（一）…………… 28-37
5. 法律的鬥爭……泛論中醫的鬥爭性…………… 38-45
6. 小論目不識丁…………… 46-62
7. 淺論中醫的治學方法…………… 63-78
8. 釋醫與釋醫…………… 79-91
9. 試釋「醫者意也」…………… 92-97
10. 醫學教育座談「後記」…………… 98-105
11. 略論醫學教育中必要的「惡」…………… 106-110
12. 試評中醫學系的課程設計…………… 111-117
13. 簡論醫德…………… 118-127
14. 醫院社會工作導論…………… 128-140

15. 泛論科學方法對中醫的影響·····	141-153
16. 漫談醫藥哲學·····	154-160
17. 「寫的太多」與「讀得太少」·····	161-174
18. 國粹與國故·····	175-177
19. 幾個名詞的解釋·····	178-180
20. 赤壁賦的選文「別字」·····	181-185
21. 釐正四庫館臣的一則錯誤·····	186-203
22. 淺釋教育氣氛·····	204-215
23. 音樂是沒有線條的圖畫 圖畫是沒有聲響的音樂 （一年級各科教學座談會「發言補」）·····	216-224
24. 孔門弟子的生活小記·····	225-240
25. 人生的意義·····	241-251
26. 我對婚姻的一點粗淺看法·····	252-270
27. 跨過半個世紀的腳步 為紀念鄭西谷先生退休而作·····	271-281
28. 追思與懷念 鄭前院長西谷先生十週年祭·····	282-288
29. 清流 楊亮功先生九十歲的壽誕夜宴·····	289-291

治學必須具備的幾個基本概念

一、知類別

馮友蘭新事論，引荀子非相篇：「類不悖，雖久同理」，這話有兩層意思。一是真理不變，既共一類，一定「同理」；二是「類」必不互悖，才能建立知識。因此，我們觀察事物，求取知識，必須從其基本源頭上著手。首先，我們便要「知類」。

談到知類，雖然人人各有所見，但畢竟又各有不同，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略加推敲。

譬如，張三李四兩人，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，借用類的一觀念，我們說，前者屬高類、瘦類，後者屬矮類、胖類。又張三山西人，李四山東人，張三五兄弟，李四六姊妹，張三學醫，李四學藥，張三先學醫後學工，李四先學藥後學醫，張三口才好，李四文筆好，張三好靜，李四好動，等等，如此我們又可以說，他們所屬的「類」是可以非常非常之多的，甚至多到無法細舉，而且，這種「類分」越多，我們便越容易分辨他們、了解他們。

於此，我們發現，用「類」的觀點來看事物，可

以檢查出，亦係用來檢查出，它們的「異、同」和「變、常」以及「主、次」。譬如張三李四兩人便有那麼多的不同；當然，他們也可能同學醫或是同學藥，或是同高，同胖等等，而顯現出它們的「同」。又他們彼此間的「異」，有很多是可以，而且也會變遷的，如先學醫後學藥再學工，先瘦後胖或先胖後瘦等等，不過，其中亦有許多是不會也不可能變遷或改變的，如山西人、山東人、五兄弟、六姊妹等等，這些，便是它們的「變」與「常」，根據這些「異」和「同」，「變」和「常」，我們才能分辨張三是張三，李四是李四。就這一層而言，這又指出它們對張三和李四，到底那些是「主要的」，或那些是「次要的」，這便是我們對它們所指稱的「主次」。有了這些認識，我們大致可以說，任一事物的「異」與「常」，在提供我們對它的辨別時即是主要的這句話，是不會錯的。

現在，我們再根據這一些觀點來檢視「文化」，來進一步檢查「類別」這一概念的重要。首先，我們問，文化除了用農業文化、工業文化……中國文化、日本文化……東方文化、西方文化……這些概念區分外，能不能用一種更基要更縝密的觀念來辨別？

爲了方便，我們先借「西方文化很高」是不是一個很清晰的概念，來作初步的察考。

在辨別高下時，我們可以說，走路不如坐車快，坐車不如飛機快，飛機不如人造衛星快，不過，這些個「不如」是必須根據快慢一標準來說的，離開了快慢這一標準，它便另有所說，那這些「不如、不如」，便不是隨便可以按得上去的。譬如我們任加一種生活概念，便又可以說，我喜歡走路，不高興坐車，我討厭飛機，尤其反對人造衛星，使地球的稀有物資逐漸「散失」於太空，這些話便與上述的「不如、不如」有很強烈的對抗作用。

又譬如我們對一些較複雜的文化現象如文學、音樂、藝術、飲食等等，能不能祇用單純的高下觀念去衡量？事實告訴我們，它們之間是絕對無法比出高下的！因爲，我們不能隨便說，法國文學比英國文學好，德國文學比美國文學妙，以及，法國香檳比俄國伏打香，中國茅苔比日本米酒醇，以及，中國畫比某國畫意境高或風格低，中國音樂比某國音樂進步或落伍（註一），中國飲食比日本料理好吃等等，這都是不能隨便說的。

因此，我們又發現，文化中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性質，一種是可以「比」高下的，另一種是絕對無法比高下的。因此，我們說「西方文化很高」是一個不甚清晰的概念。

於此，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檢查其中的「不同」。為了方便，我們替第一種可以比高下的起個名稱，叫它「程度文化」，第二種我們叫它「花樣文化」。在這裏，我們順便再考察一下。我們常聽說德國音樂、英國戲劇、俄國芭蕾、美國電影、中國詩詞……等等，但決不曾聽說過英國數學、法國數學，而只有「數學」一詞，也決不曾聽說過德國物理學、法國物理學，而只有「物理學」一詞，這使我們了解一項事實：程度文化，可以同，而且「必須」同；花樣文化則不然，必須異，而且「只有」異。基於這一點，我們又發現，文化之所以能「同」，是因為它們的條件單純而同一，這樣才能使低的邁向高的，借用數學的術語，我們也可以叫程度文化為單向度的文化，叫花樣文化為多向度的文化，在他們的交遞互衍之中，前者才是造成西方文化被「看成」高的主要原因，因為，祇有單向度的線索，才「可以」在同一方向上作高低的追逐，這是我們當前談「現代化」最必須注意

的一點。（註二）

其次，我們依現代化的這個趨勢再作進一步的討論，我們要學習西方的什麼，借用莊子的話，決不是學的全盤，要的「全牛」，引用上述的理由，我們是無法如此這般去獲得此一「全牛」的，因此我們必須慎加選擇。譬如，在別人已養成用時間計算距離的觀念之後，我們便必須「拋棄」仍用里程來計算的習慣，在別人擁有原子武器的今日，我們絕不能「僅憑」傳統武器就可以參與角觸，在別人改以北極為中心的世界觀念後，我們便必須「轉變」往日「平面」地球儀（圖）的使用。因為，不這樣，我們便不能繼續生存！當然，這拋棄的方法，憑持與轉變的態度，是更需要慎加思考與明辨的。

普通我們常聽說，國之所以存，在他的強，也就是程度文化高，而國之所以存在得有意義，則在他的花樣文化靚，換句話說，我們之能辨別英國是英國，法國是法國，美國是美國，德國是德國，……，並不是由於他們是高度的工業國家，而是由於他們各自有別的國家所不能取代也無法取代的那一「點」，借用邏輯學上的術語，這便是「某國之『所以是』某國，

乃某國『有』所以爲某國『者』」，這些「者」對某國本身固然重要，對整個世界似乎應該更重要！這便是我們引用「類」這一概念對文化所作的初步析解，基於此，舉一反三隅，可以略略理會出「知類別」的基本認識及其運用，以及對治學是如何的重要了。

二、明層次

層，即當面的「這」一層。層次一義，即是擴延「這一層」所產生的推衍，它有位置上的一種關係，即普通所說的上層、下層、內層、外層的關係等等，另外，它猶有實質上的一種關係，即普通所謂的「形式」與「內容」，「基礎」與「架構」的關係等等。

譬如希臘時代的一個怪論，它說：一個某甲地方的人說：「凡某甲地方的人所說的話都是假的」。如果這句話是真的，那這句話的內容便不能成立；如果這句話的內容成立，那這句話便是假的，因爲，它也是某甲地方的人所說的。這便是「層次」一義所引來辨析問題的最有趣的一個例證。所以，我們「要」明層次，才能了解「這話」是站在另一「層次」上來說的。

又莊子胠篋：「跖之徒問於跖曰『盜亦有道乎？』」

跖曰：『何適而無道耶？夫妄臆室中之藏，聖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後，義也；知可否，知也；分均，仁也；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，未之有也。』「這」盜跖之「德」，便是在此全社會低一層的團體中所遂行的「行爲」，它祇是用來維繫他們那個團體的手段，及至團體維繫了，他們反利用之以爲爲害社會的工具，所以盜跖之德，對他們而言，祇是一種衍飾。這，便是從層次一觀念上來理解這盜跖之「德」，才能有較清晰的了解。

又，政治學中所指稱的黨派道德，也「必須」用層次觀念辨析它！

又譬如西方人常說的「人是社會的動物」，這句話驟聽之，似乎很有理，而且好像很完密，其實，細想之後，它的破綻也是很多的。第一，嚴格的說，我們所看見的社會，一定是某個社會，它不可能祇是一個概念（即所謂「泛稱的社會」）。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：「某人是某社會的」或是「人是具有社會性的」動物，因爲是社會，一定是某個社會，或屬於某類型的社會，絕不會是一個「光光」具有社會概念的「社會」，因爲社會只是一種概念。而且，某人是某

社會的，還包含有他所屬的各種「條件」，是絕不可以「人是社會的動物」就輕輕抹除了他的各種特有的屬性的！（註三）

這才是「層次」一義所顯示的精蘊。

我們再進一步，以檢查美蘇兩國的「民主」作例證：它們各自炫稱它們的「民主」，當我們能從層次這一觀念來檢驗時，便可以馬上辨別出它們的真實性到底如何。這話怎講呢？第一，我們若專從「形式」這一層來看，有時可能會勉強承認西方人自己所指的「美國式」的民主，以及所謂的「蘇聯式」的民主；但再從「內容」這一層來看，便往往祇能承認美國的民主才是所謂的民主模楷，而蘇聯在這一「層」上祇是一個「幌子」，一種民主花招，因為它，祇具有一個不容變換的內容。

又譬如過去在討論中國現代化的一問題時，常常發生「該不該」與「能不能」的分歧，而「這」即是不同的兩「層」，所以，在決定「該不該」時，必須要先辨明它的「能不能」，如果不能，則這一「該」便成為所謂的「空應該」，既是「空應該」，則一切「能」或「不能」俱是空話。過去很多次的「文化論

戰」，幾乎大部份都浪費在這些方面，往往從實質的討論，轉移到人身攻擊，便是「不」明層次的趣例。

又譬如聯合國一問題，如果它真是所謂的「超國家(Superstate)」倒也罷了，偏偏祇是一個形式，絕沒有它絲毫的超國家的內容(註四)；而且，它有兩個致命傷：一是大國、小國「同票面價值」的「表」決權，怎麼能解決問題？一是大國的「否」決權，怎麼能不遺造問題？所以聯合國自始就祇是一個「吵」的地方。許多人對它依賴過甚，這也是由於不明近代國家一觀念所致。可見層次一概念的重要！

即以本系(註五)而言，中國醫學的現代化，絕不是一個該不該的問題，這早已不成問題，誰都知道它「要」現代化，誰都盼望它現代化，問題祇在「如何現代化」，亦即所謂「能不能」的一層上。

三、辨方法

方法，大體言之，乃是對一事物的了解及其了解後的各項措施，並由此進一步「再」了解的正確途徑或手段。其使用「得當與否」，對了解一事物或一事物的能否被了解，有很大的關係。我們常聽人說，他的方法很正確，他使用的方法很好、很科學等等，這

都是對「方法」有某種認識才體味得出，才說得出來的。

不過，時下也有一句不很清晰的話，常常被模糊的流傳著，即：「他使用的是『科學方法』」。這似乎必須辨解一下。這句話的來源，應該是根據英文字 Scientific method 而來的，它的本意是指此一「方法」係經科學「化」過了，所以咸認其正確性，有效性很高；但是當我們把這四個中文字變成口頭禪時，它便更會令人有一種不可抗抑的感覺，特別是在當今一切拜倒科學的「石榴裙」下的時候，很容易讓人錯覺到「科學」有它「專用」的方法。其實，「科學」祇有「常用」的方法，絕沒有所謂專用的方法；我們可以想像，既然「方法」為「了解」的「工具」，那它便只有正確與否，可靠與否，有效與否等等屬性，固「無所謂」科學或「不」科學這層說法，因為不科學，即不能構成其「為」方法，何況，科學本身「也」是一種方法，一種了解的工具。

因此，我們所謂的「科學方法」，不過是依類的觀念來對方法「作」一區分而已，根據上述，我們必須特別指出這個「區分」是很不清晰的，借用時下流